

# 一次参会经历改变湖南女作家职业生涯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10月12日晚7时，一个漂洋过海的长途电话被拨通——远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骆晓戈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特邀采访。收到记者前一日关于“全球妇女峰会”主题采访的微信邀约，尽管彼岸才清晨7时，她依然早早回了电话。



骆晓戈

骆晓戈曾任湖南省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1995年，她以湖南女性文化交流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北京世妇会 NGO 非政府论坛。

骆晓戈回忆，早在1993年，她就听说了北京即将举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在家门口举办的一场国际性会议，对于它的一切，我感到十分好奇，身边的朋友也经常聚会讨论着这件事情”。

当时，骆晓戈是一名专职作家和文学刊物编辑，已经出

版了多个作品的她被众人推选为湖南省最早注册成立的女性 NGO 组织——湖南女性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她也因此了解到国外已经有妇女研究这门学科，国内也有相关的妇女研究丛书出版。

经过一番询问，骆晓戈得知世界妇女大会作为一个多元融合的平台，除政府论坛外，还有非政府论坛，“需要以论文参会，只要论文审核通过，就能获得参会资格”。于是，她结合自己写作采风时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从楚文化看妇女》这一论文，也因此得到大会邀请。

“大会设置了3万余个不同规格的论坛，每个论坛都有着独特主题。”骆晓戈说，这些论坛的话题从世界范围的平等、发展、和平，从五大洲妇女关于建立和平之桥的对话到家庭内部建立和睦的夫妻关系

和子女的教育，从文学艺术到法律、宗教的各个门类，几乎辐射了所有女性话题。

在大会召开期间，骆晓戈和代表们每天都穿梭在不同的论坛。让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不少外国女代表会在论坛正式开始前上台表演，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

在妇女与文学论坛上，骆晓戈以论文《从楚文化看妇女》为主题进行发言，还向参会的代表们推荐了新作散文集《母亲手记》。

“通过世界妇女大会，我认识学习到了两个新的词汇，一个是 NGO（非政府组织），一个是 Women's Studies（妇女学）。”骆晓戈萌生了在高校设置“妇女学”学科的想法。

从北京回来后，在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们的帮助和授权下，骆晓戈编写了一套女性视角丛书，这也让她坚定了投身妇女研究的信念。

2001年，骆晓戈辞去了文学刊物主编一职，调入湖南商学院（现湖南工商大学）中文系。在学校，她成立女性研究中心，并先后主编完成了三版《女性学》教材，让《女性学》被列入湖南商学院选修课《性别研究》等多所高校的教学用书。2006年国家教育部发文在高等教育中增设女性学专业，湖南女子学院

也有了女性学系，“这本教材直到2024年都在被大学生使用”。

同时，骆晓戈以当年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的论文议题为起点，持续专注于“女书和楚地妇女”领域的研究，并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2012年，退休后的她全身心投入湖南省妇女研究，主持完成了4项妇女研究课题。她带着课题组深化湖南地区中华新女性群体与地域文化相关性研究，为中国特色妇女学科知识体系研究提供本土实证案例，为新时代女性实现个人发展及贡献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

如今，湖南省妇女研究会从成立之初的1间办公室、几名工作人员逐渐壮大，到现在已经有

了300余名会员，成为了湖南省社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为相关政策条例的出台建言献策。

而作为研究会一员的骆晓戈为此深感骄傲。在这过程中，她见证了湖南妇女踊跃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参加村支两委班子成员的普选，“中国妇女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提升话语权，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

“经过30年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她们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大。”骆晓戈说，希望年轻的女孩们能够愉快地、健康地生活工作，在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和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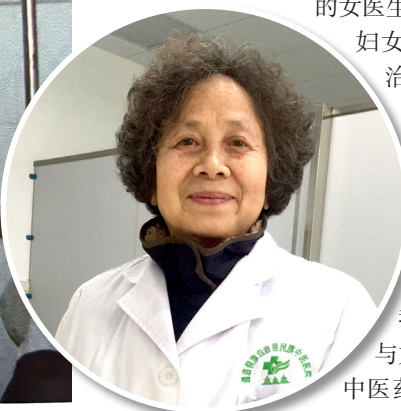
骆晓戈（左二）在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上与代表合影。

# 少数民族代表在帐篷里把侗族秘方讲给世界听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从医数十载，龙开娥守护基层健康。



“紧张、愉快、难忘！”10月13日，2025全球妇女峰会开幕之际，龙开娥用三个词语忆往昔岁月——30年前，作为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医院骨伤科医生，她受邀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与来自各国的妇女代表探讨“她健康”话题。

1993年，龙开娥还是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的一名骨伤科医生，成长在草医世家

的她，在侗乡山寨早已闻名遐迩，还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妇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妇联执委。“那时，我们就听说北京要开世妇会了，大家都非常期待和全世界不同民族、领域的优秀女性交流。”

作为医疗界的妇女代表，龙开娥获得了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的机会。在她的印象中，这是一场规模盛大的讨论——有

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名与会者，围绕贫困、教育、健康、经济参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等12个重点关切领域进行了5000多场各种形式的讨论。这也是一场和谐有趣的讨论。论坛为与会者准备了86个帐篷，每个可容纳30人至1000人不等，每个帐篷都有各自讨论的议题，就像集市一样。

龙开娥密切关注着会议期间

关于妇女健康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场国际医疗界妇女协会的论坛，探讨妇女健康面临的问题。”参加者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女医生，话题涵盖妇女的营养、妇女保健的质量以及预防、治疗暴力对妇女的伤害三个方面。

而除了聆听同行业优秀女性的见解，龙开娥也把侗乡祖传的医术带到了会场。

“为了参加论坛，我写了论文《传统医学与妇女健康》，结合了传统中医药和平时侗医们治病救人的经验。”有来自非洲的参会者主动找到龙开娥值守的帐篷交流，她不会英语，就配上同频翻译耳机一字一句地沟通。“我讲如何用传统秘方给乡亲们解除病痛，她们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我们还交换了具有湖南和非洲特色的手工小礼物。”

30年过去，龙开娥既是盛会亲历者，亦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

“女性在健康事业等方面有

很大的提升。女医生护士，中、高级职称的女医务人员，医卫系统的女性管理层人员都明显增多了。妇女健康水平也在持续提升。”

同时，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龙开娥对农村妇女的健康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深入农村调研，一边免费为病人治疗，一边倾听群众的意见。当选县人大代表后，她提交了《关于成立义务诊疗治疗活动的建议》，县卫生局牵头组织了义务诊断组，奔赴全县21个乡镇27个边远村寨，为农民义务诊疗治疗20多天。“这样的活动一直开展至今，解决了偏远山区部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回望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热烈场景，再看今日全球妇女峰会的蓬勃气象，我很开心看到女性在健康、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跨越式发展。”龙开娥期待着能在这场跨越三十载的接力中看到更澎湃的女性力量。“希望看到传统医学与现代医疗的融合创新，让更多民族文化瑰宝为全球妇女健康赋能。”